

中国历史专业学习参考材料

(九)

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观点和
方法论问题讨论的参考材料

共运室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七月

目 录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林甘泉 (1)
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	鍾师宁 (15)
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	张玉楼 (32)
关于孔子思想討論中的阶级分析的	
几个問題	关 鋒 林聿时 (61)
历史研究方法論的一个根本問題	丘志誠 李新华 (89)
研究历史必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陈玉森 (98)
* * *	
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刘 节 (102)
孔子的“唯仁論”	刘 节 (105)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林 甘 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于革命传统和拥有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毛澤东同志多次指出，继承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給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們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評。許多同志分析了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錯誤，指出它給历史科学所带来的損害。應該說，这种批評是必要的、适时的，它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些同志在批評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时候，并没有能站在正确的立場上来进行这种批評。結果是，这一时期以来，历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某些同志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从而模糊了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則。这种情况說明，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历史主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

—

历史是一个充滿着各种矛盾的錯綜复杂的过程。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錯綜复杂的过程中找出它所固有的規律性来。有許多历史現象，在我們今天看起来不易理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完全是合理的和正常的。历史本身的辯証法的发展，要求我們必須对它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列宁曾經說過：“为了解决社会科学

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現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現在是怎样的。”①他又說，“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問題时，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离开了基本的历史联系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任何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說明。

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內，沒有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科学認識。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規模的狭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另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历史的真相。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証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內在联系的人”③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写道：“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以至必須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列宁对这段話非常贊賞，特別在旁边加注了“注意，注意，注意”④几个字。但是唯心主义的体系和反动的政治立場，使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闡述完全“头脚倒置”，并且用来为普魯士专制制度作辯护。历史的现实的联系被哲学家臆想出来的观念的联系所代替，而历史則被看作是哲学家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实现过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去認識社会历史，創立了唯物史觀。他們把黑格尔的辯証法倒轉过来，安放得两脚着地，从而把黑格尔的历史觀从神秘主义的外衣中完全解脫出来，并且使得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得到了真正彻底的發揮。唯物史觀把历史当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頁。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頁。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43—344頁。

作一个虽然是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却是有规律的自然历史的统一过程来研究，这样就消除了先前一切历史理论所具有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的缺点，第一次把历史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究竟怎样去找出它的规律性呢？唯物史观给了我们一条基本线索，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公社瓦解以后，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无非都是各个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反映；“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①。他们始终从社会划分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出发，用这个观点去探寻一切重大历史事变底基本原因和决定的动力。恩格斯说得好：“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深刻得多了。”^②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彻底摆脱了以往旧的历史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深深地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③正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就是如此，所以，是否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222页。

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版，第2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

段，一方面是必然的，对它自己的时代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又是暫时的，在新的条件面前，不能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这样，当馬克思主义者談到必須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現象的时候，必然是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本身的发展；当馬克思主义者談到必須对历史現象作历史主义的估計的时候，同样也必然是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找出历史发展的規律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資本主义的历史时，既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又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論証了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必然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所存在的阶级統治，同时又昭示出了无产阶级必将取得历史的领导权的坚定信念。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社会历史現象的这些深刻分析和論断，非常明确地說明了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統一性、一致性。

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这种統一，正是它的党性和科学性統一的一种表現。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完全一致，因此它最关心历史真实的認識。在历史研究中，越是能够貫徹阶级观点，就越能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相反，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能历史主义地看問題，就会被历史的一些非本質的現象所迷惑，乃至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这里，我們要談到有些同志的一种看法。这些同志在批評非历史主义傾向时，认为产生这种傾向的原因在于“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記了历史主义”。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記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記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

問題的提法已經包含着問題的解答。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歸。因為象這樣的提法，同樣是把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割裂並且對立起來。事實是，無論是從階級觀點或歷史主義，都絲毫引伸不出什麼“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結論來，怎麼能把階級觀點與毫不相干的非歷史主義傾向扯在一起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術語，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是不同的或是互相排斥的兩種觀點。相反，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說到的，它們的關係是統一的，對馬克思主義來說，不存在沒有歷史主義的階級觀點，也不存在沒有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把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割裂或者對立起來，它們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也不會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如果我們同意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的這種內在聯繫，那末，把非歷史主義的傾向歸咎於“只有階級觀點”的這種說法，顯然不能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正確理解。

當然，在歷史研究中，我們必須反對那種亂貼標籤、否定一切的錯誤態度。但是，不能把對這種不健康的傾向的批評變成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批評。把非歷史主義的觀點說成是“為了站穩階級立場”的結果，只能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誤解。人們要問，站穩階級立場究竟有什麼錯誤呢？難道不站穩立場，反倒能夠達到歷史主義的要求嗎？

資產階級歷史學常常把客觀主義標榜為“歷史主義”。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嚴格區別開來。而區別這二者的標志不是別的，正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列寧在批評司徒盧威的時候，對於這一點曾作了非常精辟的說明。他指出：“客觀主義者談論現有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唯物主義者則是確切地肯定現有社會經濟形態和它所产生的對抗關係。客觀主

义者証明現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总是不自覺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辯护的立場上；唯物主义者則是揭露階級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場。……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闡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經濟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階級决定这种必然性。”①列宁的这些分析表明，离开階級观点与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談“历史主义”，就会成为資產階級史学所乐于接受的客观主义。

但是我們有些同志，正是这样抽去了階級内容而理解历史主义的。例如，有的同志說：“当然过分地強調历史主义，用历史主义来辯护落后的东西，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客观主义。”这是一种什么邏輯呢？按照这种說法，历史主义好象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能“过分”，才算是馬克思主义；如果越过了一定的限度，“过分”了，就会成为客观主义。这岂不是說，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資產階級的客观主义之間，并不存在什么原則的区别，而只是多一点或少一点的程度不同嗎？这样的“历史主义”，究竟和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种邏輯上的混乱，正反映了这些同志对于历史主义並沒有正确的理解。他們完全把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階級观点的內在联系忘記了，完全把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混淆起来了。

階級观点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的要求。这种理解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实践說来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去理解，当我們在批評非历史主义傾向的时候，才不会錯誤地从階級观点方面去寻找这种缺点的原因。只有这样去理解，当我們在強調历史主义的时候，才不会把它同階級观点对立起来，因而模糊和削弱了階級观点。一句話，只有这样去理解，才不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頁。

会使我們的历史研究工作走上客观主义的歧途。

二

事实上，这一时期以来，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倾向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已经有所表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在反对非历史主义倾向的口号下，把客观主义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使人们不容易分清是非，而放松了对客观主义的警惕。

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曾经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不适当地夸大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忽视了旧式农民战争所具有的自发的性质。指出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的同志在批评这种倾向时，却又夸大了封建社会农民的落后性，模糊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及其阶级根源，说什么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在农民战争中，农民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起义群众“所要争取的本来就只是—些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农民战争究竟是不是一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的一面，这是事实，是由农民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他们有憎恨和反社会不平等的革命要求，有追求“人人均平，人人饱暖”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就农民的阶级地位来说，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这一阶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际上处在一种农奴的地位，他

們所面臨的，根本不是什么“取得功名利祿”，而是如何掙扎活下去的問題。在分析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战争时，我們固然應該看到农民基于小私有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落后性，但更應該看到农民基于劳动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革命性。夸大封建社会农民的落后性，不能說是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場。

旧式农民战争的确具有自发性。馬克思主义者运用階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去分析旧式农民战争的时候，指出这种自发性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自发性究竟是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自发性，还是追隨于地主之后的封建自发性？分清这个界限不但是同样必要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說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只是“发家致富”和“功名利祿”，而在农民战争中，农民領袖又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那么，农民战争与封建統治階級内部爭权夺利的斗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种說法显然只会抹煞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中农民階級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所具有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質，并不取决于农民本身是否能够認識，而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对抗性矛盾所决定的。

我国封建社会所爆发的历次农民战争，由于当时沒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因此他們即使推翻了旧有的王朝，也不免被地主階級利用去作为改朝換代的工具，最后总是陷于失敗。对于农民不能独立設計将来的局限性和农民战争失敗的必然性，我們應該从历史条件去加以說明。如果把农民战争失敗的結果看作是起义农民的主观要求，說什么“一旦改了朝換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不再前进，也不能再前进”，那么，农民战争还有什么失敗可言呢？

有的同志說，农民战争所反对的只是个別地主、个別官吏以至个

別皇帝、个别王朝，却不曾指向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这种說法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既然我們承认农民战争是一种阶级斗争，那么，在談論它所反对的对象时，把地主阶级分子同地主阶级整体分割开来，把保护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同地主阶级分割开来，把封建制度的部分环节同整个封建制度分割开来，說什么农民战争只反对这个而不反对那个，这究竟有什么科学意义呢？农民战争所扫蕩的，当然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封建地主、官吏和皇帝，但所有这些地主、官吏和皇帝都不是抽象的个人，他們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員处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現。正因为这样，我們才說农民战争的每一次发动，不管农民本身是否意識到，都不能不归結为一种阶级斗争，亦即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毛澤东同志說：“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統治。”^① 如果說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农民所反抗的“統治”，他們所反抗的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岂不是都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嗎？

上述这些对农民战争的錯誤的看法，都是在所謂“历史主义”的态度下得出来的。但是，在主张这些看法的同志那里，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实际上是被模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界限，实际上也是被混淆了。这种“历史主义”决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嗎？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在抹煞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的同时，对于历史上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剝削制度却表現出一种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19頁。

毫无批判的态度。他們津津乐道“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却不愿意揭露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事实，不自覺地站到了客观主义的立場上。

在历史上，奴隶制度比起原始公社制度来是一种进步，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比起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来也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比起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来又要更进步些。同是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当他們处在上升阶段和沒落阶段时，一般又都有进步和反动的不同。当一个新兴的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时，我們應該肯定它們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能因为它們是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级，就片面地予以否定。但是这种肯定也同样不能片面化和絕對化，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經濟上虽然还处在上升阶段，政治上却很快就走向反动。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肯定历史上新兴的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级的正当性时，决不能把自己变成它們的辯护者。应当了解，这种肯定，归根結底是为了說明基于同样正当的理由，它們在以后不能不让位于更高级的制度和更进步的阶级。

黑格尔为了替普鲁士的专制政体祝福，提出过有名的“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命题。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轉化为自己的反面；凡人类历史领域内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随着時間的推移，終久要变成不合理的東西，因而，它按其本性就己是不合理的，老早就含有不合理性。”^① 任何一个新兴的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级，都具有两重性——进步性和不合理性、革命者和剝削者。这种两重性是它們从生气勃勃的眞老虎轉化为日后腐朽的紙老虎的基本契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59頁。

机。揭露这种两重性，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相反，正是真正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有的同志一听到揭露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抗的事实，就认为这是反对新生的事物，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甚至说：“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他们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作为理论根据：“当一定的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面受到损失的那些人，也会赞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发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①

恩格斯的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的进步性，指出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阶级对抗还很不发展的事实。但恩格斯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完全不存在着矛盾。因为，无产阶级可能也会“称赞这个方式”，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相互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至于这种斗争在初期是否是自发的和分散的，它的锋芒首先指向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立刻就产生了。”② 关于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待：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封建制比奴隶制要好些，他们可能会称赞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52—15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7页。

这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包含着新的矛盾，农民又感到不满，他们会诅咒和反抗地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和压迫。而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就会日益激化起来。片面否定一定生产方式在其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固然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抹煞或者掩盖这个时期的内在阶级矛盾，更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试以秦代的历史为例。秦代的地主阶级应该说正处在上升时期，有它历史的正当性一面。但是从董仲舒以来，历代的许多封建学者都指出了秦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残酷的阶级对立的真实图景。难道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反而应该只去肯定当时封建制度的进步性，而掩饰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吗？

在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时，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当时当地的标准”，认为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去判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种提法也是脱离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表现。

首先，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这种提法，本身的含义就非常模糊。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我们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阶级的标准呢？如果说依据统治阶级的标准，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在封建的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果说依据被统治阶级的标准，象秦始皇这样的人物势必要被完全否定，因为他的“暴政”曾弄得天下“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致“海内愁怨”，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但是我们知道，把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看成“大逆不道”固然荒谬，而完全否定秦始皇也未必正确。秦始皇的统治虽然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

但是他統一了六國，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對以後封建社會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從我國歷史發展的全局看來，秦始皇無疑是一位杰出的歷史人物。可見，離開了階級分析的“當時當地的標準”，只能成為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標準。

事實上，許多歷史人物的活動，只有在後代（甚至是很遙遠的後代）才能看出它們的結果和意義來。如果用“當時當地的標準”去衡量，是根本無從說明的。歷史的認識是一個無限的發展的過程，不僅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東西是過去所無法認識的，而且可以預言，我們的後代將認識到更多的我們還沒有認識的過去的東西。我們反對用今人的思想方式去改鑄古人，但是這決不意味着要把我們的認識水平降低到古人的水平。

歷史上記載的有關歷史人物的各種褒貶意見，應該作為我們評價他們時的參考。但這些意見，那怕是“當時當地大多數人的意見”，都不免會受着歷史的和階級的限制，更不用說記載這些意見的史書還會帶上作者思想的烙印了。如果我們無批判地以它們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根據，就有被各種歷史偏見牽着鼻子走的危險。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有批判地對待一切史料。拿武則天作例子，我們既不能以宋朝某些道學家罵她的意見為依據，也不能以唐朝某些政治家歌頌她的意見作準繩，只有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去衡量她的歷史活動，才能對她得出正確的評價。

在主張根據“當時當地的標準”、“根據當時當地大多數人的意見”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同志看來，似乎只要把第一手的史料加以合理的選擇和排比，就能反映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來。這種觀點，使我們很容易想起近代資產階級史學德國學派的蘭克來。蘭克曾認為是“客觀”歷史學家的典範，他提倡“如實地”寫歷史，宣稱歷史的“科學性”就在於對史料進行準確的考訂和排比，歷史學家只需要

显示“实际所发生的事”，而不必对过去加以評判。但是，这种“客观的”資產階級历史編纂学的实际价值，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不过是“逸事汇編和大事化小事的綱鑑书”而已①。它既无法揭露历史发展的規律，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

*

*

历史主义与階級观点，这是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統一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要求我們尊重历史，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但这种尊重决不能成为頌古非今，决不是要我們用旧时代的旧眼光，而是要我們用无产階級的新眼光去看待历史。脱离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历史主义地看問題。任何对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的背离都只能导致非历史主义，因为只有用階級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而“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

毛澤东同志指出，对于历史遗产应该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給以批判的总结。这是一件复杂的、需要长期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我們必須坚持这一正确的方向。我們的任务是引导人們向前看，而不是引导他們向后看。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起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的作用。

(1963年3月)

(原載《新建設》1963年第5期)

① 轉引自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資產階級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版，第4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491頁。

階級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

鍾 师 宁

(一) 历史真相是什么?

刘节先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研究历史的方法論問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看法。他說:

“总而言之,階級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問題。”^①

首先应该說明一下,刘节先生所說的“古代”并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与“当前”相对的。除了“当前”时代以外的历史,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等,都属于他所說的“古代”。本文凡談到古代社会这个概念时,都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做用階級斗争的理論解释历史事件呢?用階級斗争的理論来解释历史事件就是階級分析方法。刘节先生认为,不能用階級分析方法去研究历史,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就是“教条化”,就是“机械”,是“确实成为問題”的。

为什么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确实成为問題”呢?刘节先生回答說:那样会歪曲历史的“真相”。在上引那段話后面,刘节先生紧接着說:“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

① 《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載《学术研究》(广东)1963年第2期。本文所引刘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見此。